

边塞文化散文

平之梦 著

千秋雁门

QIANQIU
YANMEN

系列之二

边城风云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边塞文化散文

平之梦 著

千秋雁门

系列之二

QIANQIU
YANMEN

边城风云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城风云/平之梦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6
(千秋雁门)
ISBN 978-7-203-08491-4
I. ①边… II. ①平…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095674号

边城风云

著 者:平之梦

责任编辑:翟丽娟

装帧设计:海 燕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传真) 4956038(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山西天辰图文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35.5

字 数:400千字

印 数:1-1000册

版 次:2014年6月 第1版

印 次:2014年6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8491-4

定 价:70.00元(全二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作者簡介：

平之夢，本名孟志平，山西省作協會員，1974年出生于山西省繁峙縣。1995年參加工作，當過一級工人、宣傳秘書，現供職于太原鐵道報社。1995年開始創作，至今發表各類文學作品120余万字，出版有長篇歷史小說《雁門關》。

封面、封底攝影：梁 銘

代州赋

王凤岗

勾注横亘，紫塞雁门倚为靠；五台盘薄，佛教圣境应作怀。左带平型、繁峙，右领宁武、偏关。滹沱中流，腾涌灌漫滋全境；州城雄峙，金牛力拔壮河山。形胜并北，锁钥中原，门户三晋，屏藩畿甸。自古兵家必争，从来文化名城！

维我代州，一方古域，绵延几多沧桑演变。东段景人凿石立祖，赵武灵王固疆筑城。秦汉立建广武县，魏武迁治雁门郡；北周移肆州来治，炀帝避皇讳易名；慕古追远，隋开皇始立代州；分疆划域，明清民乃置道署。曾州领五县，直隶朝枢；亦分合并省，于今为县。建置虽更迭，不废雁代名。累朝州郡道治所，煌然军政重镇；世代军民商府藏，蔚然经贸通衢。赞曰：“阴山北去三千里，紫塞南来第一州。”

维我代州，北国要塞，见证几多兴衰更替。周穆登临，游会王母通西域辽远之疆；夏屋会盟，谋取代地启战国风云大幕。胡服骑射，创中原骑兵之首；白登突围，始公主和亲之约。秦始皇回銮，大行勾注塞；刘玄德落魄，避祸代郡城。拓跋氏建代国，一统河北称大魏；正德帝幸雁门，频饮金瓯听姬曲。炀帝受困，太原公子登台；钦宗驻蹕，北宋王朝谢幕。汉文帝城南断影，拓跋嗣州东留属。代州城下，李自成受挫；卧龙堡内，西太后怅然。白云寺中，乾隆爷挥毫赋诗；雁门关上，毛泽东指点江山。社稷倚重，帝王频顾。战伐纷争，血沁热土。山河表里，巍巍巨防。天下兴亡，于斯激扬。

重兴争干，巨鹿粮文。今叔古照

维我代州，千载雄郡，成就几多豪杰英雄。李牧御边，拒匈奴千里之外，祠庙香火受享百世；杨业守关，败契丹十万余众，忠烈之名颂扬千秋。仁贵督代，白袍将军喝退突厥三万骑；克用勤王，黑鸦节度魂归州西七里铺。长城之上，蒙恬大将督军三十万；杀子河边，扶苏公子饮恨五尺剑。昭君出塞，雪满关山飞雁落；邳都巡边，鹰扬敕勒胡骑迁。李广、卫青、霍去病，纵横塞外三万里；徐达、陆亨、常遇春收复幽云十六州。俱往矣，及近代。周阎谈判太和岭，朱彭饮马滹沱河。陈锡联火烧阳明堡，贺炳炎伏击雁门关。金芳昌临刑书血诗，李秀清矢志抗日寇。山川处处埋忠骨，人间辈辈有雄魂。

维我代州，人杰地灵，孕育几多文武英才。汉荀彧，毛遂自荐拜将，朝鲜首入华夏舆图；魏昙鸾，承前启后弘法，莲宗远播东瀛岛国。释慧远，净土祖师结社东林寺；周续之，浔阳三隐携手陶渊明。范玄嵩，晋赠太师；马三宝，唐封忠公。茹汝升、王梦弼，唐明做宰相；崔懋仁、史匡翰，文武招驸马。孙传庭、张凤翼，同朝两尚书；周子梁、冯鹏翥，民国二将军。史敬思、史建塘、史匡懿、史匡翰，史家一脉，称雄五代；冯右京、冯云骧、冯光裕、冯志沂，冯氏一族，名噪清廷。郭崇韬入相，八日灭梁，功居第一；孙传庭出将，七省督师，明朝无二。萨都刺诗词俱佳，雁门才子翘楚元代文坛；冯婉林工书擅画，代州女杰独步晚清诗界。商界巨子，王廷相执掌大盛魁；梨园名伶，贾桂林艺誉小电灯。毓秀钟灵，人杰辈出。尚武崇文，晋北称雄。

维我代州，华夏形胜，风流几多骚客才俊。张衡北望泪沾巾，庾信咏雁复飞还。鲍照雁门缘石径，李颀塞下吹金笳。江郎哀叹古别离，崔颢吟唱胡人歌。苏辙杨家谒无敌，李贺雁门太守行。傅青主留书紫塞，元好问赏月南楼。李太白游塞观白鹰，范仲淹行代话江山。朱彝尊三度雁门关，顾亭林两访代州城。周宏禴谪居纂州志，司马光常思李牧祠。诗文荟萃，照古烁今。文脉绵亘，千年传承。



维我代州，历史名城，襟怀几多古迹名胜。雁门雄关，九塞之首，阅尽兴亡，见证更替，誉称“中华第一关”；赵杲仙观，森林公园，摩崖嵌壁，鬼斧神工，人曰“雁门悬空寺”；白人禅寺，净土祖庭，天赋奇秀，地蕴佛缘，世呼“山西张家界”。唐槐飘香，圣庙挂红，古来进士百零七；鹿石降瑞，杨门宗祭，至今衍裔千有余。阿育宝塔，释佛舍利，中国十九处之一；边靖鼓楼，威镇三关，长城两万里首屈。怀珍纳秀，自然人文。底蕴深厚，四海尊崇。明理重谊，斯土斯民。友善诚待，五洲嘉朋。

今我代州，百业正举，化雨几多春意煦浓。“三大产业”齐推进，“五个突破”竞赶超。若乃上下共识，官民同心，扶正气之有象，革陋俗于无形。少几许空谈，增几分实干。代州再铸辉煌指日可待：春风常绿滹沱岸，特色农业绽放县域奇葩；春风遍吹南北山，矿冶工业撑支立县之基；春风劲度雁门关，旅游产业展露未来之光。旧城旧保，保历史气韵，古城抒古意；新城新建，建现代风尚，新城展新容。

嗟夫！仰壮美之山川兮，热血奔涌；展振兴之大业兮，尽瘁鞠躬；愿我辈齐戮力兮，全盛名城；看来日之代州兮，必将大成。

庚寅秋月于望远斋

目 录

CONTENTS

001 | 一碑分道

YIBEIFENDAO



HEISESHANDIAN | 061

黑色闪电

123 | 椒树飘香

JIAOSHUPIAOXIANG



JIDICANGYING | 170

极地苍鹰

227 | 孤雁南飞

GUYANNANFEI



一笔五百年前看似简单的小交易就这样在荒蛮的北部边陲之地悄然达成了,谁都没有料到,这笔小交易毫无察觉地将一群衣衫褴褛的普通农民从社会最底层骤然拉升至可与朝廷直接对话的平台之上,更为重要的是从此引出了日后足迹遍布东西南北、触角延伸朝野中外、业绩震惊世界的大买卖!

——《一碑分道》

折太君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原本为送别夫君儿郎出征时踏上的这个将台，走上去再没走下来。这个将台竟会成为多年后她统领杨家孤儿寡母前仆后继、弘扬遗志、忠贞践诺的家族舞台。舞台之上，云鬓低挽、杏眉怒目、杀气腾腾。

—《椒树飘香》

一碑分道



雁门关的历史，它全部的尊严高度凝缩，综合起来只有两个字：战争。人类用生命中最为残酷的艺术手法精雕出来的作品，可以说字字惊心、刀刀见血，韵味腥气过重，回声惨呼太烈，色调战云太厚，躲开它真是幸运，真是福气。

如今烽烟飘得不知去向，刀枪丢得不知去向，战旗烧得不知去向，通往关城的官道上难得如此干净，青石板上朔风居然吹得纤尘不染。

幸好，这次关注的是一条路的故事，是雁门关史册中唯一与战争无关的故事。路上，人烟稀少，满目青绿，鸟语花香。

好在终于可以找到一段安宁的日子，这在雁门关的历史上并不多见。遍查雁门关史册，我惊奇地发现这段绝无仅有的和平岁月反而离现代很近，大致在明朝中期及清军入关、顺治皇帝平定江南之后至20世纪30年代，中间有近500年的空当。而就是这个空当中间，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各处大大小小战火迭起，上演了数不清的全武行大戏，雁门关居然风平浪静。

打了近三千年，早该歇歇了。三千年的雁门关大大方方地把舞台让出来，把阴阳谋略拿出来，把作战经验献出来，让后辈们肆无忌惮重复它早已看得了无新意的故事。苍老的雁门关叹口气，悄然地远远退居幕后，过起了修身养性、与世无争的和平日子。

战争陡然消失，天高了云阔了，曾经荒芜的土地上人气骤增。大约明朝中期的一天，这座昔日血腥遍布的关城下来了一群肩扛手提行李包裹的落魄壮汉，他们从雁门关南路脚步蹒跚地走进了山涧。长路漫漫，大队人马走得人困马乏，走得饥渴难耐，便在关南山口外清澈见底、水流淙淙的滹沱河边停下了脚步，一边歇脚一边派人打前站探路。队伍中一位自告奋勇担任探路的年轻后生腿脚利索地一头扎进雁门关的茫茫山涧，在关城附近仔细观察了数日，认定雁门关下确无异常，这才招呼大队人马进了山，在关内的一处平地上驻扎下来。

行李包裹一下身，这伙壮汉们就开始挽起袖子，伐木凿石，在原有不知何年何月遭战火毁坏已成断壁残垣的房基上重新建起新家园。

新家园建起来了的消息犹如长了翅膀一样，沿着雁门关道一路向南飞传。没多久，从山南的官道缓缓驶上一队车马。这支车马的行头太过特殊，引起了沿途村民的围观。一来这队车马和人流的场面太壮观，沿蜿蜒曲折的山道几乎一眼望不到头，其规模根本不亚于一支即将征战的军伍；二来车马之上全部垛载着两人多高的粮食。沿途村民们迅速作出判断：看来雁门关下又要打仗了。

于是，大伙胆战心惊，引发了新一轮逃反潮。

殊不知，驮载粮食的队伍确实与军队有关，但和战争并不沾边。这支特殊的车马大队清一色来自太原府南晋中平遥、祁县、太谷一带。明朝中期，为抵御北方外族入侵，帝国在外长城设有九边重镇，驻扎了大规模的军队。由于这些重镇大部分地处北境荒蛮极地，粮秣供应困难，一筹莫展之际，朝廷随即将目光盯在了与重镇相邻、地域辽阔、土地肥沃的山西内地，要求山西负责供应朝廷边境重镇部队后勤军需，条件是免除境内一应赋税。

前期到达雁门关的汉子们正是为运粮大队探路的人。动辄成千上万担的军粮需要一条绝佳的线路，既要路途畅通平安，又要选一条捷

径，而雁门关当时是晋南通往晋北的唯一门户。

大队车马来了，因连年战乱、人迹罕至的雁门关古道上突然呈现出少有的热闹。车马在新近建立起来的村落旁停下来进行补给打尖，刚刚搭建起简陋的房屋，也许灶台上的泥浆还没有干透，也许门前的石阶还没铺好，也许后院的茅厕刚架了块木板，家家户户的屋檐下却像商量好了似的飘起同一面绣有“酒”字的幌子。

天幕渐渐垂落，通往雁门关近十里远的官道从村落旁一路攀升，雁门关敞开的大门犹如悬在头顶。

一路车马劳顿，大家伙都累了，需要吃一顿热乎饭、睡一个踏实觉。车主们走进新建起来的房子坐定，后厨内已是热浪滚滚。

第二天，一声鸡叫把沉浸在梦乡里的车主们惊醒了，晨曦中彼此吆喝，大家从各家各户的大通炕上爬起来伸伸懒腰，一出门，他们惊喜地发现勤快的店主们已将热乎乎的早饭和路上的马料准备妥当了。

酒足饭饱，出发了。车主们酒足饭饱后满意地剔着牙花，大大方方地扔给店家足额的银两，在店家一迭声的称谢声中，赶着车马朝头顶上方的雁门关一路挺进。

朝廷九边重镇的官员们欣喜地发现，这伙来自山西晋中的农民们居然不远数千里将粮食准时运到了门前，官员们高兴坏了。以往用军伍运粮，削减了守边力量不说，光路上的耗费就得一大笔让朝廷吃不消的开支。山西的农民真好，不光提供足额军粮，而且还省下了数目庞大的脚力钱，虽说减免税赋让朝廷少了项收入，不过这项收入与军队庞大的开支比起来实在微不足道。

朝廷官员们喜滋滋地开秤收粮入库，入库的过程让官员们愈发惊叹不已：粮食堆积如山，却没有一车缺斤短两，而农民们自身携带的吃食却让所有人汗颜：不过是个硬面窝头，藏在怀里时日太长，看上去已硬成了石头。所有驻边的官员和将士们内心里大为感慨：山西的农民



真好！

也许实在有点过意不去，朝廷的官老爷们站出来说话了，他们心疼地看着眼前衣衫褴褛、面目呆滞、木讷寡言的农民，很真诚地说：“一路车马劳顿，大伙实在太累了，若有什么要求，朝廷必定全力帮助加以解决。”

大伙公推的代表不过是个40余岁的汉子，他手拢在袖子里，头发脏成了一团乱麻，袖子上撕开了好几道口子，似乎从没出过远门、见过大世面的汉子神色极是猥琐，吭哧了半天才说：“我等都是晋中小户人家，能为朝廷供应军粮实在是荣幸，诸位老爷把守边关保我北境安危，我等不过为大明出点绵薄之力罢了，要求是绝没有的，减免赋税也是不敢的。”

居然不需减免赋税，来自山西晋中的这伙农民莫非是傻子，将自己家里的收成无偿献出？官员们愣了。

农民代表清了清嗓子，舔了舔干裂开口的唇角，愈发低声细气：“我等小民实在不敢给朝廷再添负担，只求老爷赏我们几沓盐引即可，往后非但军需粮秣保证全力供应，便是军伍粮草一应后勤，您让我等运哪就运哪，分文不收！”

几沓盐引？盐铁项目本为朝廷全权掌控，民间严禁买卖。官员们这才恍然大悟，不提要求，甚至不须减免赋税，却把话题直接提到了盐引上。看来是低估了这些晋中农民，他们可是有备而来。

朝廷官员沉默了。这是个大问题，远不是他们能决断了的，他们还必须好好掂量掂量。这时，有人悄悄提醒：“军需庞大保证供应，朝廷赋税一文不少，给他们盐引又如何？”

这样一想，朝廷官员眼前顿时大放光明：此举等于朝廷一文钱不出，即把所有历朝历代最头疼、最挠心、庞杂的军需供应这些大事都解决了。

成交！

一笔五百年前看似简单的小交易就这样在荒蛮的北部边陲之地悄然达成了。谁都没料到，这笔小买卖毫无察觉地将一群衣衫褴褛的普通农民从社会最底层骤然拉升至可与朝廷直接对话的平台之上，更为重要的是从此引出了日后足迹遍布东西南北、触角延伸朝野中外、业绩震惊世界的大买卖！

二

五百年前的那天，从雁门关走出一伙面带菜色的农民，从雁门关返回一群容光焕发的晋商。

这种毫无预兆的身份置换方式就这样在塞外大漠遮天蔽日的风沙中快速而简捷地完成了。想想总觉得让人不可思议和难以解释，毕竟从雁门关走出去的我们这群先人在后世创造出的辉煌太过眩目，光彩太过耀眼，那么如此庞大的辉煌和光彩总该有个比较庄严和隆重的过程和庄严仪式吧？否则，我们这些即便叩拜千年都无缘窥其一二的不肖子孙们有何面目总结先人的创业史，有何资格去津津乐道先人的大手笔呢？

长达五百年的商道，在遥遥的起点之上，就是一大群熟悉而陌生的身影，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驼队和车马，就是刺目的金海银山，就是鳞次栉比的深宅大院。一切与五百年商道有关高深的韬略，一切精细的打算，一切静夜的烛光，一切谈笑风生、苦泪喧嚣都隐藏在那些遍布山西境内深宅大院的高墙之后，门里门外五百年的光阴始终一片静寂。

唯一看得到活跃的身影，听得到嘈杂的对话，闻得到久远的味道就在雁门关。大口大口吞吐过战云如卷席的关城门楼如今已换了主人，与匆匆忙忙行走在他前边的将军士兵不同的是，他们夺取天下的武器不再是明晃晃的刀剑和棍戟，他们的武器不在坐骑的马镫里，不在腰





✧ 五百年前的那天，从雁门关走出一伙面带菜色的农民，
从雁门关返回一群容光焕发的晋商。

间的长鞘中，不在掌中的长矛上，他们手拢在宽敞的灰黑色长袂的袖筒内，脚上的土布鞋帮沿已绽成一团乱絮；他们的面容显得自信而满足，看上去悠闲身无一物。事实上，他们夺取天下的武器就在脖颈上的头颅中，是思想。

不管怎么说，掌控天下市场经济主脉络的一代传奇人物的先辈们终于登场了。他们到雁门关外的大漠上历练了一番，转回头就体格健壮，情绪高涨，胸有成竹，笑傲江湖。此种独特而神秘的出场方式再次证明了一个古今中外颠扑不破的真理：矮矬走出了伟岸，平凡走出了伟大。

平凡蕴藏的不平凡，被这群刚刚放下锄头的农民们伸出粗粝的手掌，大大咧咧地抽出第一根亮莹莹的金钱。他们的名号众人皆知，就叫晋商。

第一代晋商先辈们迈着轻松欢快的步伐从雁门关南门出来了，出来时人影稀落的官道上舞起一团红缨飞旋的鞭影，空旷的勾注山涧响起清脆的马鞭声。马鞭声敲响了席卷中国封建王朝市场经济雏形的开道锣。

被黄土磨砺的、长满枯茧的双手麻利地一五一十地数着厚厚的“盐引”，密布刀刻斧雕般沧桑皱纹、黑黝黝的脸上，露出几千年中国历史上靠天吃饭农民群体中世代都没有看到过的畅快笑容。

先辈们的庆祝方式同样让后辈愕然乃至汗颜。

完成了霸业第一笔交易的他们并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得意忘形，俭朴而厚道的先辈们在雁门关下残垣断壁上建立起来村落小酒店的大通炕上围坐了一大圈，酒是店家从代州城里刚刚用驴驮来的新酿、揭开坛盖还冒着热气的老黄酒，老远就闻到一股沁心沁肺的浓浓醇香。

粗杏木制成的笨重的新炕桌在通炕上支起来了，太小，就从临家借几张，管它腿高腿低，管它是方是圆，并起来就是一块新天地。



就在这块高低不一、宽窄不一的天地，第一代晋商们从破旧的衣衫、乌黑的褡裢、卷毛的腰兜里掏出大堆银钱，蘸着唾沫的手指数过来数过去，在村人瞪圆了的双眼中，大大咧咧地捡出足够喝酒吃肉的少数几枚，大大咧咧地扔在炕桌上，剩余的又重新装回原位。从来没有过的宽松气氛中，先辈们尽情地喝黄酒、吃山药炖骨头。炕下灶洞里熊熊的火光照亮了晋商们因黄酒而通红的脸庞，也照亮了他们眼中愈来愈清晰的前程。

那个前程，实在无量。

吃饱喝足的晋商们躺在雁门关下村落的大通炕上打着震天响的呼噜进入了梦乡。梦乡里，山高水远的妻儿们站在村子外的崖头上向他们挥舞着红绸绢。

让他们好好睡吧，明早一起来，天下就将被他们手掌打理得山呼海啸。趁着这段难得的清静时光，不肖子孙需要沿着先辈们渐行渐远的足迹，循着先辈们模糊难辨的背影，对先辈们的故事做一番简单梳理。

晋商，不需要太多的解释。需要解释的是“开中制”和“盐引”这两个颇为新鲜的名词，晋商的起家与这两个新鲜名词关系至为密切。

明朝初年，雁门关外、黄河以北有瓦剌和鞑靼两支外族势力，对中原虎视眈眈。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天下后，为了在雁门关以北加强国防力量，专门设立了九边重镇，沿外长城形成了固若金汤的天险。

大明帝国在朱元璋的手上确立，中原战火渐熄，大批在统一战争中逐日庞大的军事力量何去何从成了困扰帝国王朝的头等大事。尤其是做梦都对手中权力的稳固性充满怀疑的朱元璋，尽管在天朝建立后痛下杀心，铲除掉一批又一批曾经帮助自己夺取天下、立下不世之功、对朱家皇权日益形成威胁的战将朝臣，但说起来毕竟不是个很阳光的策略。九边天险建立之后，虎踞朱氏王朝之右、给朱氏家族造成极大隐患、而又无所事事的军伍顿时让朱元璋眼前一亮。